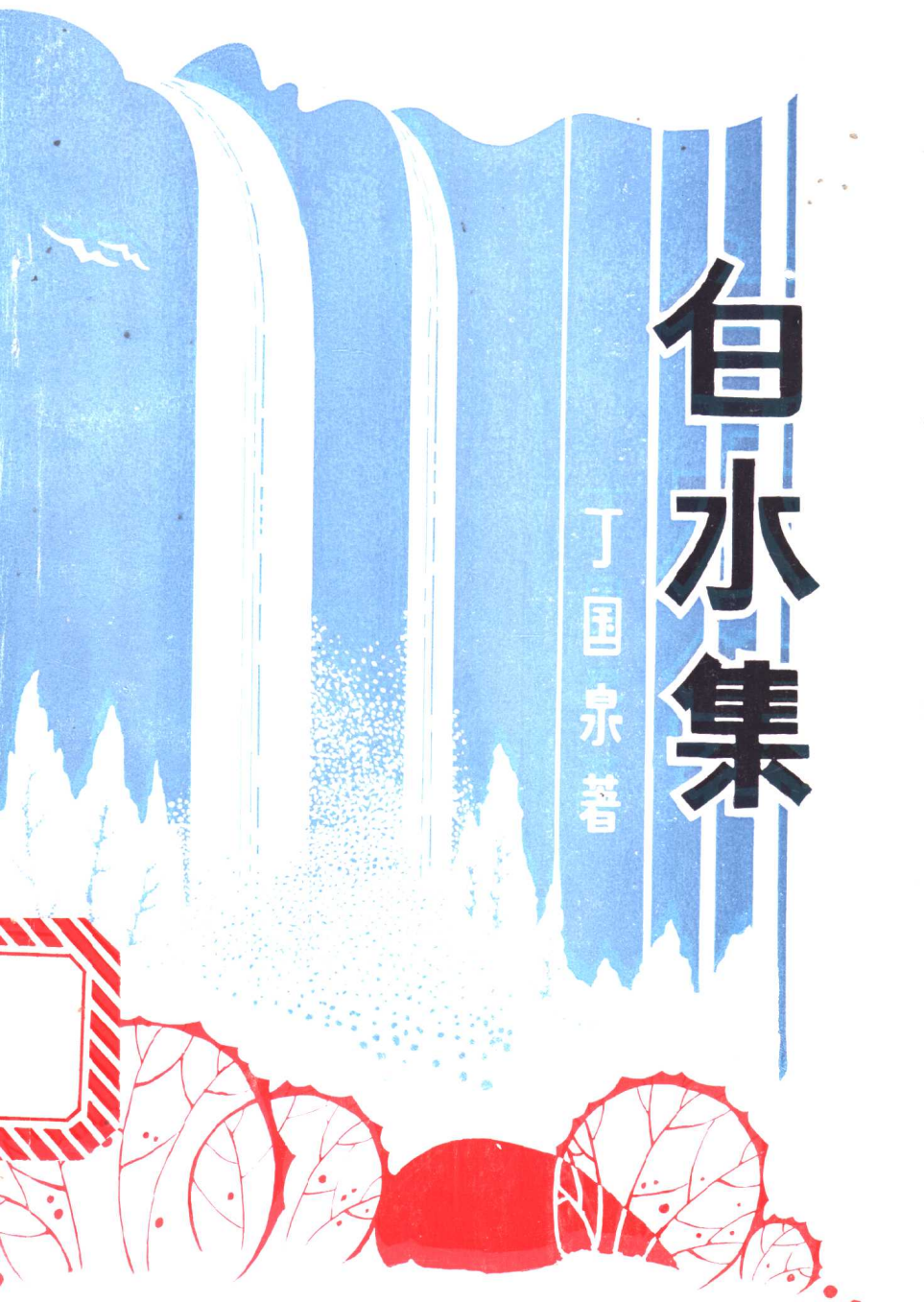


白水集

丁国泉著



白水集

丁国泉著

中南大学图书馆

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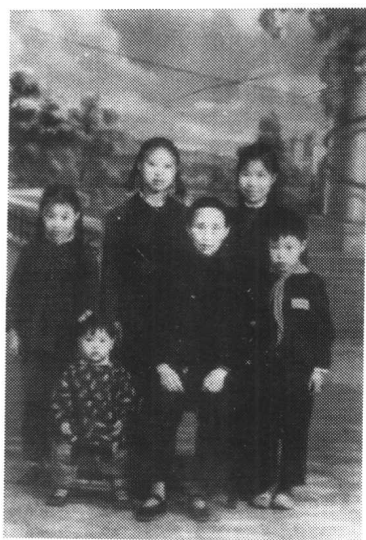
一九九五年

1995/13/10/1.



作者简介

丁国泉，号痴仙，笔名白水，1918年10月9日在湖南醴陵出生，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先后担任岳阳湖滨、武岗蒙湄中学英语教员、长沙市人民法院秘书、民盟常德市委会主任委员、民盟长沙市委会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盟讯》主编、民盟湖南省委会文史委员会委员，编著有《世象撷微》、《历史在这里踏步》、《沧海拾遗》和《白水集》



孩子们围着婆婆转

后左长青、松柏

中左祛病、婆婆、仇美

前左定萍



1995 年 10 月作者与妻子江文澜合影

写在前面

认识国泉大哥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时，都是以带“罪”之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我们始终注意从内心深处保持人性的尊严，保持知识分子强烈的求知欲望，追求真理，坚信真理总会战胜谬误这个古今中外实践验证过的道理。岁月匆匆，一眨眼就是三十多年了。这期间，我们都经历了天灾人祸造成的六十年代的苦日子，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今天，又迎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生活。国家，社会，十二亿中国人民正面临着新的变化、机遇与选择。

现在，国泉大哥七十有八，我也六十多了，须发渐白，人变老了，不过，我们的友谊没有变，仍然是当年那样，忠诚，坦直，互相信任。国泉大哥的性格没有变，是非清楚，黑白分明，嫉恶如仇，铁铮铮一副硬骨头；眼睛没有变，洞察世情，敏锐准确；反映、干预生活的文笔、文风没有变，只不过老而弥坚，更干净而犀利。几十年风风雨雨，能处变不变，保持人的本色，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当国泉大哥把近年发表过的诗文精选付梓的时候，

嘱我写几句话，说实在的，无论人生阅历、学识文章，我是望尘不及的，因此，迟迟没有动笔。但是，一想到患难知己之情，我又只好放肆了，好在上帝是不会计较这些事情的。

易 扬

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

目 录

“天亮”前后	(1)
“露马脚”还有个说法	(4)
拆“墙”填“沟”	(5)
除“四害”麻雀遭殃	(9)
地球这边趣事多	(11)
双红豆	(15)
对《纪念白求恩》中一处用词的质疑	(16)
绝句	(17)
大劫难逃	(18)
“但愿子孙贤……”	(19)
从打发手稿陪嫁说起	(21)
三人结伴逛京城	(23)
《太祖实录》及其他	(29)
陈昊苏《忆秦娥》读后	(32)
一笔还没有记完的“流水帐”	(34)
七绝·重游南岳衡山	(36)
编刊琐谈	(38)
赞“钉子”精神	(41)
读者欢迎短文章	(43)
好事何必多磨	(45)
调笑令（正格） ——澳门环岛游抒怀	(47)
也说耕地·人口·粮食	(48)

一条迟到的消息	(50)
读报偶拾	(51)
七绝·四访古城邯郸	(54)
三袁“出山”献余热	(55)
走马西安话旅游	(58)
倡廉惩腐古今谭	(61)
可鄙的看客	(73)
浮想连翩侃简政	(75)
说“废话”	(78)
第一次拿稿费	(80)
仿《好了歌》	(82)
碧血流芳	

——纪念叔父为革命英勇就义 60 周年

杀鸡为何不能儆猴	(83)
说“妙文”	(84)
归来吧，良心	(85)
浅评《中国民主同盟湖南地方组织》(送审稿)	(87)
话说“气死莫告状”	(89)
七 绝	

——给某县长助理的临别赠言

也说“米珠薪桂”	(102)
从科尔沁盘子想到的	(103)
钟书先生在李园	(108)
居安思危	(111)
东拉西扯话举报	(114)
我俩的钻石婚	(116)
后 记	(119)
	(123)

“天亮”前后

1949年春，我应聘到武冈蓼湄中学教授英语。4月23日，南京解放的电波传到学校，师生一片欢腾。5月中旬，武汉解放。白崇禧的桂系部队由武汉亡命湖南，妄图负隅顽抗。盘踞在武冈、邵阳一带的尹立言地方武装，预感末日来临，四出骚扰。学校被迫停课，我由武冈返回醴陵老家。这时，民盟醴陵县分部负责人赖文彬，在充分考虑地利，人和两个条件之后，确定派我到阳三石一带开展地下工作。与此同时，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爱国将领唐生智联合倡导的湖南省自救会在长沙成立。唐生智为主任，仇鳌、陈渠珍为副主任，会议决定在各县成立自救会，争取湖南和平解放。接着醴陵成立了自救会。阳三石成立了自救分会，由易大秋、何喜山、赵名奎、陈开藩、黄星阁、谭泽湘（中共党员）、贺湘臣金裕民和我九人组成委员会，易大秋为主任，我为副主任，配合自救会开展迎解工作：

筹办成人夜校

夜校校址设在阳三石汽车站内，招收成年男女入学，学校免费供给学生书籍课本。经费由金裕民、何喜山等人向镇上的殷实户募集。教员除我外，还邀请了李

隆翰（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立三的亲弟弟）和张传胜两人授课，系无给职。开办夜校的目的，是想用合法的讲堂，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藉讲课的机会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各种蛊惑人心的谣言，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开展宣传攻势，借以安定人心，为迎解工作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张贴安民告示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7月1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浏阳县城。龟缩在醴陵的国民党残部惊恐万状，23日下午5点左右，急忙派工兵炸毁阳三石大铁桥，然后向攸县方向逃窜。一时人心浮动。为了及时安定社会秩序，大家商议由我起草一份安民告示，并由我书写一式四份，派陈开藩、邱迪祯两人到火车站、汽车站、铁路水塔和阳三石街口四处张贴，内容大意是：不信谣，不传谣；团结起来，防抢劫，防破坏，共同保护好国家财产，听候新政府接收处理。同时，要贺湘臣暗中加派便衣警察在镇上日夜巡逻，以防不测。告示贴出之后，民心开始安定，镇上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在铁桥被炸的第二天晚上，夜校师生第一次高声唱出了《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群众情绪十分高涨。

策动阳三石警察派出所官兵起义

阳三石警察派出所驻扎在龙王庙内，所长贺湘臣，

醴陵人，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头。一天晚上我借搓麻将的机会，试探他参加自救会的意见。他首先不肯，怕掉脑袋。经过谭泽湘和我多次谈形势，讲出路，结果他打消了顾虑，愿意为人民立功。在他的影响下，后来全所官兵都参加了和平起义。

“天亮”了！终于“天亮”了。1949年7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0军118师，在鞭炮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由东门进入县城，醴陵解放了。8月4日，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和县委。盟组织由地下转入公开，开展正常活动。成人夜校和自救分会，也胜利完成了各自的光荣任务。

(1949年12月于长沙)



“露马脚”还有个说法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隐蔽的事实真象泄露出来，称作“露马脚”。其实，“露马脚”还有个说法。

相传，我国古代女人都是一双天足。到了南唐李后主（李煜）的时候，这位亡国之君，沉缅声色，发现在宫廷舞女中有一个用长绢包了脚的窈娘，舞步轻盈，走起路来，婀娜多姿。李后主很是欢喜，一看是双小脚，于是，取了个“三寸金莲”的美名。从此，大兴缠足之风，恶习历代相传。

朱元璋出身贫苦，做过长工，要过饭，快到中年才娶个姓马的大脚姑娘作老婆，夫妻恩爱，日子过得蛮好。

时来运转，后来朱元璋当了明朝开国皇帝，老婆当了皇后，每逢上朝或接见大臣时，她老是穿长衣裙把那双大脚遮住，怕人笑话。可是，一不小心，脚又露了出来，因为她姓马，所以人称“露马脚”。

（1959年7月20日）

拆“墙”填“沟”

不平则鸣。

搞了几年民主党派的工作，耳闻目见，接触了一些关于党与非党干部合作共事关系的实际问题，现在把它写出来，也算作我的鸣吧。

在党与非党干部合作共事关系中，首先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是非党领导干部的有职有权问题。许多非党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不论是正职或副职，绝大多数都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有些会议不让他们参加；许多应当请示汇报的问题，不请示汇报；某些可以看而且应当看的文件，有时很难看到；讨论问题走过场，协商工作流于形式；人事调动更无权过问。一个干部将要调动，普通党员已经知道了，但非党领导干部有时还不知道。某些党员包办代替的作风严重。某机关一个非党负责干部到外面参加什么典礼，连发言稿也代为拟好，只能照着念。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党领导干部的聪明才智无法发挥，思想苦闷，不愿干领导工作。

关于非党干部的培养，提拔也存在问题。凡是调训学习的，多半是党团员，非党干部很少机会。提拔也是一样。某机关一位党员同志，只搞几个月办事员就提拔为科长。去年某技术部门提升当科长、副科长的尽是党

团员，非党干部一个也没有。有人反映，评选先进工作者也有类似的情况。某厅一位党员副厅长，在领导技术和生产方面，事故层出不穷，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结果也评上了。去年某人民团体评优，起初把所有党团员名字都写上，后来群众一再反对，不好意思，才去掉两三个。同在这个单位工作的一位非党干部，工作很好，结果却没有评上。因此，有人反映说：要当长，先入党，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还有一位同志说：如果以加入党团组织来衡量一个人有德或没有德，那就是党团员有德，而广大的非党干部就缺德了；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德，是不够全面的，应该还要结合工作、学习、思想作风来衡量。我们知道，才能是能够培养的，同样，一个人的德也是能够培养的，如果否认这点，思想改造就没有意义了。在职非党干部当中，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没有根据他们“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的原则和专长安排工作。有一位大学副教授，在某公私合营企业作了多年的收发，后来又改作营业员（不知现在是否另外作了安排？）。还有一位会计师，现在某生产合作社干普通的记账工作。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我国还很落后，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摆在这样一些工作岗位上，是用人方面一个极大的浪费。可惜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严重的注意。

在生活福利，政治待遇方面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一个非党干部犯了错误，马上大家就知道了，受处分的也

比较多；而且作报告每次都成典型。他讲的话对与不对，都不大愿意听，升级加薪的问题则更少考虑。某工程公司有个大学毕业的非党干部，工作能力很强，由于工作上犯了错误，150分的工薪搞了几年，到撤销处分之后，才又增加20分，级别则始终没有动。党员同志犯了错误则容易被人谅解，所犯错误的事实，党外人士也很难知道。某机关一位副经理犯了错误，受到了行政处分，没多久就又升级了，由副经理而经理，后来又升为局长。在生活照顾方面，对党员照顾不同，对非党干部又不同。某人民团体派了两个干部到北京开会，一个党员，一个是非党干部，回机关后，党员同志得到了二十元补助费，而这位非党干部家庭生活很困难，据说是“家无隔宿之粮”，结果却一分钱也没有补助。这种不一视同仁的现象，据说在家属照顾方面也能体现出来。某试验所一位同志反映：有些党员的家属能力很差，也分配了工作；相反，非党干部的家属即使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也很难得到领导的照顾。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是无法使非党干部满意的。我认为这种不满，是合理的不满。因为在一个革命大家庭里，显出两种不同的对待，除了起离心作用以外，是丝毫也没有好处的。

非党干部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以上这些现象，说明党的某些组织还没有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不知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已经形成兄弟联盟，还把知识分子当作外人看待。为什么贯彻不好呢？我想，除

对我国伟大的变革认识不清,对知识分子的进步和作用估计不足以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宗派主义。他们把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事业,看作是少数人的事,认为少数人能够包办得了,对其余人采取排斥的态度。目前,党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墙还不高,沟还不宽,我们应当大家动手做拆墙填沟的工作。但是,要把这项工作作好,党员应该首先带头动手,民主党派的成员也应该主动地加以协助,帮助党调整各方面的关系,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1957年5月30日)



除“四害”麻雀遭殃

1958年1月上旬一天上午，毛泽东视察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工作，先后看了三个院子，询问有无苍蝇蚊子？毛泽东视察小营巷，激起了杭州市人民除“四害”的热潮。

3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公布了一批计划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市。

同年3月14日至19日，全国除“四害”大跃进协议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倡议提出要全民动员，人人动手，让麻雀上天无路，老鼠入地无门，蚊蝇断子绝孙。

在除“四害”这场运动中，做法、规模、成绩都是北京市夺冠。

2月，北京召开除“四害”誓师大会，成立了“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由王昆仑副市长任剿雀总指挥。19日凌晨4时左右，首都300万剿雀大军轰涌而出，5时差一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亲自来到剿雀总指挥部督战。北京市在三天内共歼灭麻雀4万多只。在这场除“四害”过程中，北京一些区街涌现了许多先进人物和事迹，如西四区福绥境的居民在零下摄氏22度的严寒里，用双手和泥堵雀窝，塞老鼠洞。东郊区双